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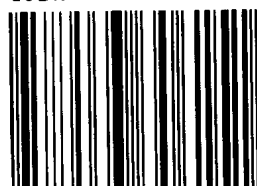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三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4/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三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三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白漣先生文集四卷

〔清〕沈受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沈起元學易堂刻本

.....一

璇璣碎錦二卷

〔清〕萬樹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揚州江氏柏香堂刻本

.....一二七

強恕堂詩集八卷

〔清〕高之驤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刻本

.....一七〇

芙蓉集十七卷(存十三卷)

〔清〕宗元鼎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元年刻本

.....二七八

寵壽堂詩集三十卷

〔清〕張競光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石鏡山房刻增修本

.....四一六

雪菴詩存二卷

〔清〕丁嗣激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雍正丁桂芳刻本

.....七四八

白澗先生文集四卷

〔清〕沈受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沈起元學

易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澗文集

四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家之文又嘗從學於陸桴亭先生飫聞儒學之旨生平蹇於遇未嘗少有怨憤故其爲文善持論曲折往復而粹然一出於正其敘事峻潔仍不乏姿致蓋文定所謂畜道德能文章既兼之矣君之子河南按察使起元余辛丑典禮闈所得士刻君之文來請爲序余觀君論議序說之篇考古鏡今咸有益於世而屢東諸老宿與桴亭剴切爲躬行之學者率牽連附見可以勸學族譜一卷敘次質而腴文而不慙有關於沈氏可以教孝弟固將卓然必傳於世而無疑獨惜其跽伏邱樊不過於

清時無館閣著作以抒發其中之所蘊耳然君之令
由翰林通籍外轉方面監司今觀察河南進用未已
將六顯於

朝繼君之志繼君之文其在觀察乎君諱受宏字台臣
世居太倉之洗白漫故以白漫名其文集云乾隆戊
午嘉平月臨川李紱拜題

白漫先生文集 戶

學易堂

白漫先生文集目次

卷一

西伯陰行善論

蘇秦論

外王父莊溪先生爲位私議

捕蝗說

刺字說

二子名說

題泰山白雲圖後

陶質公書佛遺教經序

白漫先生文集 目

學易堂

宗會禮序

日省錄序

蜀難叙畧序

姜西溟時論序

毛亦史詩序

兩邑陳詞序

唐實君詩序

施貧谷詩序

佇興集序

顧玉停詩序

宋靜溪遊黃山詩序

銅虎媒傳奇序

贈王弘道憲尹序

送永觀上人入天竺序

贈董文友歸晉陵序

送陸桴亭先生赴撫院馬公幕序

送許九日赴浙撫幕序

送來芑燕歸蕭山序

送吳元朗北上序

盛寒溪師六十壽序

白樓先生文集

目

二

學子山堂

衡若六十壽序

宋大參性存六十壽序

卷二

白公石記

學博劉惕菴擁書圖記

遊稽山韓處士梅園記

畢侯山行神光記

寶笏堂後記

角氏傳

陶成夫家傳

聞節婦傳

周汝舟家傳

吳澄瀾先生傳

端峰先生傳

荅董舜民書

上督學趙公書

寄吳縣張公書

與王司寇書

祭王煙客先生文

祭陸桴亭先生文

白樓先生文集

目

三

學易堂

祭王太母文

告女梅文

太學宋君遜修哀辭

閑存哀辭

寒溪先生墓誌銘

外王父莊溪先生石隱王公行狀

上學使侍講李公頌言有序

卷三

家譜序

舊族系圖書後

新定族系圖書後

族系考書後

始祖六世祖五世祖高祖家傳

文林公家傳

吏部公家傳

觀之公淳之公家傳

辰溪公家傳

麟趾公家傳

史碩人家傳

王孺人家傳

白澗先生文集

王碩人家傳

吏部公行狀墓誌碑銘書後

文林公楊孺人勅命書後

吏部公寄上文林公家書書後

亡室吳碩人行述

西一都成字圩墳墓志

亡子婦方映光殯合志

里居志

卷四

擬受上會朝雅并序代

萬壽無疆頌并序代

元功頌并序代

代金玉式書外祖西垣繆公文集後

京江張相國五十壽序代

中翰汪義庵八十壽序代

王拙園宮詹五十壽序代

靳母白夫人六十壽序代

宋母曾太夫人八十壽序代

龔母施太君七十壽序代

唐東江先生八十壽序代

白澗先生文集

葉節母陳孺人傳代

州太守鏗陽朱侯去思碑記代

代宋靜溪爲仲君志喪行畧

代姪孫爲其考懷南府君行述

白樓先生文集卷一

太倉 沈受宏 台臣 著 男起元編輯

西伯陰行善論

自古無不爲善之聖而有不可善之時。夫至於善不可爲而聖人之善乃不敢大著於天下。蓋首出之聖無論矣。卽爲臣而或遇盛世。事明主。其所設施可任我所爲。而無所顧忌。則其善可以爲功。而不可以爲罪。惟不幸處時之變。而善乃至於不可爲。是非不可

白樓先生文集

卷一

學易堂

爲也。爲之而將以惡歸之君也。將使天下之去其惡而歸我也。夫以惡歸之君。使天下去其惡而歸我。則聖人之善。適成其大不善。而聖人始無以自白其心矣。是故隱其善之迹。而藏其善之用。而後其善也不至於爲罪。而亦可以爲功。此聖人之善行其善也。史稱西伯陰行善。論者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其說非也。文王之時。何時乎。肆毒痛於上者。非紂乎。進讒言。奸說於君之側者。非崇侯虎之輩乎。夫毒痛肆於上。則民之思紂紂者。日益急。讒言奸說。日進於君側。則所以怙紂惡者。日益重。而思所以鋤天下

善者。日益力。使文王沾沾焉。以善自許。以行善自。使天下之惡名盡歸於紂。則紂有不怒。崇侯虎有不譖者鮮矣。卽不然。而天下歸文王。一時擁戴。迫以不得不王之勢。則文王其何以謝天下。故文王之陰行善者。文王之善行其善也。且文王之與九侯鄂侯。同三公也。彼九侯鄂侯。何罪而醢之矣。殺之矣。文王一歎。而崇侯虎。遽告美里。遽囚矣。當時使無散宜生之徒。則美女不進。珍寶不入。文王亦必不免。文王以爲我死。而一身不足惜。天下之不安。我之罪也。天下不安。而使紂速亡。尤我之罪也。是故納賂至汙。也不殺至

白樓先生文集

卷一

學易堂

仁也。處亡以至汙。而處君以至仁。留吾身爲安天下之臣。卽奉我君爲安天下之主。於是而善不得不行。而行善又不得不陰。不陰。則文王者。九侯鄂侯之續耳。一歎。猶見囚。况於行善乎。是故獻洛西而傷炮烙。文王之善也。而文王則曰。君之惠。震赫怒而過徂。甚文王之善也。而文王則曰。君之威。耕耨者九一。文王之善也。則曰。吾守君之疆。畝仕者世祿。文王之善也。則曰。吾敬君之官。職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文王之善也。則曰。吾不敢重君之貪欲。蠶桑之禁。鷄雉之畜。文王之善也。則曰。吾不敢慢君之耆老。推其心。惟以善節

之君而我。不有其善。以我之善歸之君。而君不有其惡。務使天下各安其業。而遂其生。熙熙然皞皞然。若堯舜之君在上。而忘其爲誰之功。故曰陰也。陰之時義大矣哉。當是時。汝潰之民。供紂之役。而不見紂之勞。則紂之惡不大著也。江漢之俗。化文王之政。而不見文王之德。則文王之善不大著也。紂之惡不大著。則紂可安於爲君。文王之善不大著。則文王可安於爲臣。孔子稱文王服事而曰至德。嗚呼。惟陰也。茲其所以爲至與。或者曰。紂之惡極矣。剖人心也。斮人脛也。刳人之孕也。文王雖聖。不足以勝紂之暴。天下雖由漢先生文集 卷一 學易堂

王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猶文王之得專征伐也。弟文王之行善。惟恐人知。齊桓之行善。惟恐人不知。故文王可以王而不爲王。齊桓可以伯而止於伯。文王之德亦較可識矣。故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非叛紂也。其諸侯之隸於方伯者也。虞芮質成。非歸文王也。其諸侯之請命於方伯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有天下也。其被文王之善不及紂之惡者。三分之二也。若然。則不特文王不自有其善。即天下亦不有其善。夫是之謂至德。夫是之謂陰。陰者不大著之云耳。豈如後世陰結其民。而由漢先生文集 卷一 學易堂

蘇秦論

天下之勢當不可爲之日而有僅可爲之事君子必爲之綢繆審固使之終成焉而不至於敗一旦敗焉則舉僅可爲者而竟棄之於終不爲而天下之大勢去矣惜乎蘇秦爲六國合從之說而反爲秦連橫之端也夫秦自孝公之後日益強而六國之諸侯日益弱秦之勢必至於滅六國六國之勢必不足以支秦其時之僅可爲者從是也蘇秦以窮巷之士摩燕關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而大說授以相印其遇不爲不隆矣合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天下將相會於洹水

自漢先生文集

卷一

五

學易上

之上而聽其約其權不爲不重矣爲蘇秦者當竭其力盡其智爲六國久遠之計日夜淬礪西面以制秦則六國者當恃之爲無恐犀首雖智其能敗其約哉蘇秦以一身爲從約長相六國身在趙而使犀首得驅齊魏以伐趙彼齊魏者獨非其君乎夫於六國不可爲之日而有此僅可爲之事不爲之詳謀遠慮而致天下之大勢一朝而散者蘇秦之罪也約解而使燕相齊徒紛紛以亂人國天下遂謂異終不可同疏終不可親合從之終無所益明矣於是張儀之說得行於其間秦王始則縱蘇秦以合從使之既解而散

天下之心繼則出張儀爲連橫使之易信而收天下之能秦蓋陽用儀而陰用秦也蘇秦初以連橫說秦不用而以合從說六國挾持浮說非其質矣彼亦知天下之勢易於爲橫而難於爲從從之合蘇秦之幸也蓋其說可以敵秦之衆而不可以服秦之心可以結六國之盟而不足以振六國之氣可以動天下之兵而不足以起天下之義是故爲六國合從者莫若跡齊桓晉文之所爲周自東遷而後諸侯之負強而爭雄者不可勝紀桓文起而一旦挾天子命徇天下諸侯而莫敢不懾者服其心振其氣而起其義也六

自漢先生文集

卷一

六

學易上

國之時其主尚在使蘇秦當日者首明大義道秦所以必吞天下之意六國諸侯所以必不能勝之理使六國者去其王號崇事天子凡在侯伯孰敢不朝秦不至則奉辭討罪秦雖強且暴不能與天子抗舉靖函之地惟王所制如此則六國之勢順強秦之勢絀從之說乃終成而不可敗孔子作春秋美齊桓晉文其稱管仲曰糾合諸侯一匡天下蘇秦之合從即管仲之糾合也管仲以之匡天下而蘇秦以之禍六國則能尊周與不能尊周之異也惜乎六國有可爲之事而竟棄之於終不可爲從之散而爲橫也蘇秦爲

之也

由溪先生文集

卷一

七

學易堂

外王父莊溪先生爲位私議

外王父莊溪先生既卒。老友盛寒溪先生。門人江藥園先生。各謀所以私諡先生。而未有定也。受宏竊讀先生自製墓誌銘曰。先生家居莊溪之陽。人稱之曰莊溪先生。而先生平日亦自稱莊溪老人。則莊溪者。先生之志也。夫何必諡考之有宋諸儒。周子稱濂溪。張子稱橫渠。程子稱伊川。楊子稱豫章。胡子稱籍溪。二劉子稱白水。稱屏山。皆學者之敬重其師。不敢目其名字。而即其生與居之地以稱之也。云爾。諡者朝廷之大典也。非有官爵有功業於時者無之。其在下者如林和靖。邵康節。皆出朝廷之賜諡。惟文中子爲學者私諡。後世倣而行之。今先生之品詣學術。信於鄉黨朋友。其所著書。足以垂天壤爲不朽之業。異時聖君賢相。表章實學。讀其書而想見其人。必有追而諡之者。其何必汲汲以私諡爲也。先生卒後八月十一日。爲仲丁之期。受宏請之舅氏。告之外弟。宸案聞之。先生之老友。及其門人。爲位於先生著書之室。題曰莊溪先生石隱王公神位。諡不論何足重輕。先生諡夫莊溪者。亦猶先生之志也。

由溪先生文集

卷一

八

學易堂

捕蝗說

康熙十一年江南大蝗七月入蘇州民懼將饑於法
宜捕有以蝗爲神不敢捕者予聞之曰甚矣其惑也
夫蝗天之所以災民也天雖災而不使民之救災乎
天生之民殺之所以救災也夫蝗始於何時詩曰去
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此殺蝗之義也春秋曰螽曰螽皆蟲也皆是物也春秋
紀災而不紀治故不言捕周禮司寇刑官之職庶民
掌除毒蟲翦氏掌除蠹物螽氏掌去蠹蟲壺氏掌
去水蟲凡爲治之法皆具毒蠹蠹物龜水蟲皆可

白漢先生文集

卷一

九

學易

除而去蝗獨不可去乎爲害小而爲害大而不
周公不爾也其以蝗爲天之災生不測故不著其治
之法乎今有蝗能治之使去顧非周公意乎符堅王
秦幽州蝗堅遣使撲除之劉蘭討蝗不能滅有司請
下廷尉堅亦不罪是歲大熟蝗不食麻豆唐貞觀中
歲內蝗太宗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汝食之寧
食我之肝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秦王之撲蝗太
宗之吞蝗蝗果神宜得罪於蝗然而卒不爲災劉蘭
之討蝗雖不能滅然堅所遣不止一劉蘭蝗之滅者
固多卒不爲災開元中山東大蝗民不敢殺拜祭之

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之當是時議者曰蝗多除不
可盡崇曰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盧懷慎曰殺蝗
多恐傷和氣崇曰奈何不忍於蝗而忍民之饑死殺
蝗有禍崇請當之其後獲大蝗姚崇又命捕之當是
時倪若水曰禳災當以德劉聰嘗捕蝗之爲害益甚
崇曰聰僞主德不勝妖聖朝妖不勝德因敕使者察
捕蝗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自古捕蝗之力未有
如崇者也然不聞有禍卒賴之不至大饑凡歷代之
史其書蝗之災者多且甚草木爲之盡人民爲之流
斃死亡爲害不可勝道然皆不聞其捕蝗者也不捕

白漢先生文集

卷一

十

學易

則宜其害之至於此也若捕之而至於此者吾未之
聞倪若水之言劉聰捕而益甚其果德之不勝妖乎
抑天意之必不可回而人力無可用乎然與坐視
其害不捕毋寧捕之而害至乎天之生蝗猶天之生
盜賊也盜賊之盛常過於蝗有王者在將盡力而誅
之乎其謂天生之以亂天下將任其橫行而莫之制
乎有執盜而誅之者將爲功乎爲罪乎將以爲逆天
乎人遇盜且勇於捕盜遇蝗乃怯於捕蝗乎水也旱
也蝗也一天之災也蝗不敢捕而若水將不爲洩之
乎旱將不爲灌之乎洩與灌將以爲逆天乎將謂水

旱非天乎。蝗之必捕。與水之必洩。旱之必澍。一也。人有奇疾。不藥將殺其身。或告之曰。子之疾。天也。藥之恐有天殃。則遂信其言乎。蝗則奇疾也。爲災則殺身也。蝗而不敢捕者。何以異。是甚矣人之惑也。考之於經。證之於史。察於理之當然。宜捕乎。不宜捕乎。君如秦王。堅唐太宗。賢矣。相如姚崇。亦賢矣。皆捕蝗以除其害。而人不以爲法。直懷僥倖。若水之徒。其言愚迂不足聽。而人則爲之多見。其不察於理也。蝗之生日繁。不亟捕之。今雖不爲災。後必爲害。是養盜而釀疾也。嗚呼。可憂也已。可憂也已。作捕蝗說以喻之。

刺字說

康熙三十年冬。王公顯。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班居三品。而官制三品至一品。車馬服物。騶從。其體貌特異於常僚。如古八座之位。俗亦謂之八座學士。今遷內閣。位始尊矣。受宏在學士邸舍。從賓客之後。將具刺入賀。疑所以自稱者。以爲受宏布衣諸生。草野而倨侮。又辱學士雅故。自學士入翰林。晉宮坊二十年來。相與晨夕。其居則同里。其生則同庚。其交則同學。受宏向之自稱者曰。余而稱學士者曰。兄。今學士雖致尊位。其爲雅故一也。視翰林宮坊之時。何以異。旣而思之。或人嘗有言矣。或人問受宏曰。學士如八座者。子將奚稱。受宏嘿然未應。或人曰。子知今世之禮乎。凡官八座。布衣諸生刺字。無不稱晚者。子於學士。向以弟稱。聞者或頗非之。況八座乎。由或人之言。則受宏之稱晚也。亦宜。旣又思之。昔汲黯不拜衛青。人或責之。汲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皇甫謐不送梁柳。人或勸之。皇甫謐曰。往時送迎不出門。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古人之自處如是。且古人之相稱。今不可考。其見之文者。或自稱名。或稱僕。或稱不佞。其

於人或稱公或稱君侯或稱閣下或稱足下如是而已若刺字之稱晚稱弟不知其始於何時惟明代有之自成進士以上於諸生不稱晚諸生於進士以上稱晚外吏以次謁其長各稱其官同僚稱弟京朝諸官其屬謁其長各稱晚或稱其官同僚稱弟其在翰林則用先後進爲別先進稱弟後進稱晚今世因之然此固屬仕宦相接之體非爲布衣諸生辱在雅故者設也又聞諸故老言吳郡申文定公既相而歸故里中一老生文定往拜之刺字猶稱晚焉文定之以古人自處如是由是言之則受宏之稱弟何不可之

直而惡僞文定之稱晚於老生文定之賢也賢如文定使其布衣雅故稱弟而謁於文定之門文定其罪之乎受宏交於學士二十年知學士之賢久矣以汲黯皇甫謐自處而以文定處學士二者皆古人之道稱弟何不可之有遂具刺入賀學士果不罪或人聞之曰固哉沈子之爲刺也

二子名說

易乾之元亨利貞配天之四時始於元終於貞貞而又元天之道也吾初無子撫仲弟之季子爲子已而吾生子今名所撫子曰繼貞所生子曰起元繼貞年雖長在弟子則子之終宜名貞其曰繼者以其繼於元前也起元年雖幼在吾子則子之始宜名元其曰起者以其起於貞後也且以古宗法論吾家自吾祖至吾子爲小宗吾弟子則宗之者也繼貞吾所撫起元吾所生不可以長幼亂宗法然貞在元前元在貞後亦不失長幼之序焉吾故爲之說使繼貞念弟爲

白漢先生文集

卷一

十五

學易堂

二子字說

貞者正也故字繼貞曰子正元者大也故字起元曰子大正者何語正言行正事交正士品斯正人矣大者何明大道續大文成大業德斯大人矣反是則爲邪人爲小人始之以立志加之以積學不爲邪人爲正人不爲小人爲大人是在二子二子勉之哉

題泰山白雲圖後

昔狄梁公登山望雲曰吾親舍其下徘徊不忍去云泰山白雲圖南屏豁堂和尚爲葉子桐初作也桐初娶東人幼而父沒母家禾中從母歸舅氏方長母又沒其父母之沒也皆無遺像而桐初就甥館居金陵日夜東南望涕泣思父母不得見故爲此圖比於狄公之意嗟乎狄公之望雲而思親則親存也桐初并遺像而無之他鄉客舍展卷悽懷洞洞焉屬屬焉若將有以見乎其親者其視狄公尤悲予感其意題數語於圖之後人孰無親後有覽者其亦愀然而思孝子之爲哉

白漢先生文集

卷一

十六

學易堂

陶質公書佛道教經序

余家向藏王右軍佛道教經帖其題識曰敵國之寶少時嘗習之然不得其妙輒棄去陶子質公見而愛之因借觀以爲臨池之助此帖歸陶子者殆將數年余近稍喜學書意謂必趨其性之所近開取唐宋名家一二帖觀之尋泳反覆津涯莫覩去歲始觀柳諫議所書元秘塔碑相其用筆之意皆出於右軍家法乃復觀他帖皆然作而嘆曰此右軍之所以爲高會也派流則殊宗旨則一學書者舍右軍奚適哉今戊申夏陶子攜其手書佛道教經一編示曰此吾向之

白濤先生文集

卷一

十七

學易堂

所摹王右軍法也數年之功僅逮於此余翻視大駭曰此王右軍耶其部伍肅然如八陣之各安其位而不亂也其鋒鏑鈇然如昆吾湛盧之新出於硎而截蛟龍斷犀象也其神采渥然如星之麗天而珠之沉淵也嗚呼此王右軍耶陶子之書何以遂臻絕詣如此也陶子又嘗爲余言古之書家識字而後學書後之書家學書而不識字故其點畫加省率多繆誤大抵不稽古義祇徇俗筆今陶子之書一根於六書之學由篆而究楷之所從來由楷而遡篆之所從變則陶子之書尤獨得其本矣昔曾子固記臨川墨池謂

右軍之書蓋其精力自致者夫天下事無無功而致之理陶子以數年之功而至於此使其更歷數年而後益極神化則其書當遂與右軍上下於千古之上况今天下無有能爲右軍書者陶子其稱獨矣無疑也嗟乎右軍之帖本爲余家所藏余不能學而乃假之吾友使其學之而有成固不爲恨獨憶余與陶子同學以來徒擲此數年之歲月而腕中有鬼尚作小兒塗鴉態以廁筆於詩文之末其亦可以自愧矣乎余將師陶子之意向陶子乞此帖而從事焉陶子無久假而不歸可也

白濤先生文集

卷一

十八

學易堂